



茶花朵朵开

□星袁蒙沂

母亲养花，不择品种，有了就栽。牡丹、芍药、长寿花、柱顶红、玉树、蟹爪兰、仙人掌、大理花、绣球……不管哪来的，不管啥颜色，不管花形咋样，到手的都养。

我养花，缺地方，先筛选，不开花的，得看树形；开花的，单瓣的不要。只有那种花形、花色都惹眼的，才倍加珍惜、用心呵护。

啥时喜欢上茶花的，说不准了。几年前，大概三四月份，母亲在老家养的茶花开了，满树红艳，朵朵吐蕊，招来蜜蜂“嗡嗡”。几只蜜蜂在茶花醒目的金黄色花蕊上攀爬，闹腾起一股股淡香。那棵茶花是单瓣的，朵形似喇叭，红瓣黄蕊，密集在油亮硬挺的绿叶间。我霎时心动了。之后，更加关注茶花。

三年前，我和母亲分多次买了几棵茶花。我买的是五色赤丹，母亲是带花朵买的，红色重瓣茶花，不知具体品名。母亲买的那棵茶花，家养两年，越冬时被我搬到单位科室，年假回去花就焉了，叶子也有些干皱。浇水、遮阴，一番操作下来，依然死掉了。之前几年，还养过一棵红色重瓣茶花，宝贝似的伺候着，哪儿有散光源我就往哪儿搬。开过一次花后，莫名其妙死掉了。茶花难养，让我亦爱亦悻。

茶花喜光照、喜湿润，适合偏酸性疏松透气土壤。它怕低温冻伤，也怕长期暴晒。因为偏爱，我从各种渠道了解、掌握其栽种养护知识。买的第一棵带花苞的五色赤丹苗，寄来时花朵和绿叶略干，赶紧植入盆中，放到室内缓苗。结果两三周后，花苞和叶子全落。我随即用生根剂加水浇灌，搬

到室外散光处，每日给枝条喷雾。两三个月后，枝条上鼓出七八个黄米粒大的嫩芽，而后长叶。可惜，当年秋天温度骤降后，还没来得及搬入室内，迅疾干枯。买的五色赤丹小苗，中性笔芯般粗，带少量根土买的，其中一棵成活，当年只长了几厘米高，次年再长十多厘米。年初，那棵五色赤丹被朋友相中了，连盆带花搬走。心中不舍，却没好意思拒绝，只得再买一棵。

新到的五色赤丹，又是带花苞的，有少量根土。第一时间栽上，浇完水置室内缓苗。这一棵，重走上次那棵满树花苞五色赤丹的老路，叶子和花苞慢慢干落，两三周后，整棵花只剩下一片叶子和一个嫩芽还鲜绿如初，其余净是光秃秃的半干裸枝。修剪掉干枯枝条，我找来一个薄塑料袋，将其罩住保湿，继续放置在散光处。万一能活呢？我心存侥幸。

去年春天，表哥从南方回来，给母亲带回了两棵茶花。一棵比成人拇指还粗，一米半高；一棵约小拇指粗，半米多高。两棵都是裸根带来的。那时刚过春节没几天，室外依然冰冻着。母亲把茶花栽进大花盆，挪进屋。花尚未开，不知颜色，也不知单瓣重瓣，能否栽活都是个问题，我没放心上。就像老家那棵单瓣茶花，花苞花朵满树，开时如火焰在燃，但我并不喜欢。

本地非南方，无野生茶花，也少见卖茶花的摊点。想养品种茶花，还是得网购。找了个直播平台，关注多日，再购两棵五色赤丹。主播承诺“带盆发货，不活包赔”。果

然，深夜10点多下单，第三日下午即收到其中一棵。按照以往经验，换盆、透水、遮阴、缓苗。一周后，才搬到散光处养。第二棵则命运多舛，五天后被告知网络问题搁置半途，十天获悉无法送达而返回，又一周后退回到花商手中。

两周前回了趟老家，见三棵茶花均已盛开。单瓣的喇叭形茶花，被彻底比了下去。去年春天栽的那两棵，粗的那棵花瓣约三四层，平展若牡丹，中间露一撮金黄色花蕊。稍细的那棵不露花蕊，花瓣层层叠叠，花朵硕大艳红。拍照带回镇上，看花儿漂亮，母亲甚是欢喜，问我，咋没带到镇上呢？又几日，再次回老家，我把那棵小点儿的茶花搬到镇上家中，母亲欣喜之余，又有些舍不得。再过半年，小儿子上学后，母亲就要回老家了，而这茶花，不可能再搬回去了。

与母亲商量，过些天修剪花枝时，把老家那棵单瓣茶花嫁接上五色赤丹，还有家中另两种茶花。那样，虽是“人为”的，但一棵树上有多种形状、多种颜色的花朵，年年冬春争相开放，多美啊！

有花作伴，闲了时、累了时、喧嚣时、静穆时，望上两眼，嗅上一嗅，赏心悦目，心绪翩跹。正应苏轼《邵伯梵行寺山茶》言：山茶相对阿谁栽？细雨无人我独来。说似与君君不会，烂红如火雪中开。还有陆游，其“海外人家除夕近，满城微雨湿山茶”里，心心念念着的，是不一样的生活况味，不一样的山茶，不一样的花。

纵横视之，茶花有形有色，谦让、高洁。居家栽养，选其二三，宜景怡情，上佳。

今天呼啸的大风，吹出大片大片抒情的云朵。天空宛若仙境，无数金色的光线穿越云朵的缝隙，洒在辽阔的大地上。风掠过树梢，穿过高楼，奔出街巷，又一路越过沙漠和戈壁、森林与草原，最后，从气象万千的云朵中席卷而过。

我坐在校园的小树林里，抬头看天，天空空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阳光洒在一株年轻的白桦树上，将每片新生的叶子瞬间照亮，于是整棵树便在圣洁的光里，随风发出亲密的私语。

芍药尚在含苞，红色、粉色、白色的花朵羞涩地隐匿在叶片中，只等某一天被鸟叫声惊醒。洋槐树有着惊人的生命力，它们的根基伸展到哪儿，哪儿就很快长出一株茂盛的槐树。它们隐居地下的根系，也一定遒劲发达，即便有人斩断其中的一段，也会从断裂处迅速长出新的生命。

一株过了花期的桃树，在白桦树的对面静默无声地站着。几只喜鹊飞来，蹲踞在枝干上，许久都没有离去，仿佛在耐心等待一只瓢虫爬过枝头。蜜蜂有些孤单，绕着四周嗡嗡盘旋一阵，便掉头飞往附近一棵正在枯萎的丁香。火炬树高高擎起红色的果穗，以入侵者的姿态，向其他树木昭示着自己的所向披靡。在秋天来临之前，它们的叶片是温和的绿色，一旦嗅到秋天的气息，狂热的火焰立刻照亮脚下每一寸土地。

我将视线从火炬树上慢慢收回，转向半空中两株枝干温柔触碰在一起的梨树。它们是从一个根系上生出的分支，在此后漫长的时光中，它们也一定会这样依偎在大地上，根缠绕着根，枝干环拥着枝干，树叶亲吻着树叶。风穿越茂密的树林，发出美妙犹如天籁般的细微声响。

一棵梨树与另一棵梨树在舞蹈。我注视着风中雀跃的枝叶，忽然这样想，这是爱情的舞蹈，在辽阔的大地之上，在拥挤的丛林之中，它们忘记了尘世间的一切喧哗，指尖触碰着指尖，身体缠绕着身体，唇舌啮咬着唇舌。风从肌肤上滑过，一只鸟儿惊起，尖叫着冲上云霄。这是爱的舞蹈，树木、花朵、昆虫、鸟兽，皆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水中静寂无声。

我还看到一株占据了大半个草坪的奇特的柳树。确切地说，那是三株柳树，只不过它们的根基是从一个母体中生出的。每一株柳树，都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。它们几乎成了这片草坪上唯一的主人。其中一株，在一场风暴中被吹倒在地，粗壮的枝干便紧贴着地面向前顽强地生长。它就这样匍匐在地上，枝繁叶茂地度过了很多很多年。没有人能够说出这株大树的哪一年植下的，反正在

我们这所大学还没有建成的时候，它就扎根深蒂固地盘踞在这里，成为一方霸主，以至于人们敬畏于自然的威严，小心翼翼地其中一根倒地的粗壮枝干下撑起一根木头，让它靠近地面的身体能够时时有风自由地穿过。

前往大巴山的朋友曾发来照片。那里的天空，也像此刻的北疆，浪漫舒展的云朵铺满广袤的天空。大巴山上层峦叠嶂，茂密郁郁，绿色犹如河流，在山间肆意流淌，无休无止。有好奇的云朵下到凡间，在半山腰缭绕盘旋，于是那里便似有了仙人，让人神往。我对朋友说：等你老了，就定居山中吧，将你的一生风云和爱情传奇都交给后人言说，你只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”。朋友哈哈大笑，回说：当然如此！

另一个朋友则发来小花园里空荡荡的鸟巢的照片。两只斑鸠曾经在那里生活，并抚育了它们的孩子。当那只小小的斑鸠学会飞翔之后，它们一家三口便永远地消失了。我望着风中闪烁的葡萄藤和在藤蔓中安静栖息的鸟巢，耳畔似乎又回旋起斑鸠的叫声。那叫声与布谷鸟如此相似，“布谷，布谷”，一声一声，响彻无边的大地。

我沉浸在这无人打扰的寂静之中，忽然间意识到，这样美好的时刻，才是我一直寻求的永恒之美。它无关房子的大小，无关外人的评判，无关虚荣和攀比，无关嫉妒和算计，它只与我内心的宁静有关。犹如一条河，不管多少人曾经为它驻足，它都只向着远方永不停息地流去，没有哀愁，也无喜乐，是无尽的永恒的空。

我因这片刻的寂静，心中涌起幸福。

我在寂静中仰望天空

□安宁

巷口的老裁缝

□耿艳菊

巷口的裁缝店里，老裁缝坐在白色的缝纫机前缝制衣物。缝纫机响，银亮的尖细缝衣针随着缝纫机的转动迅速往前跑。老裁缝手按着布料，和缝纫机配合得完美无隙。老裁缝不急不缓，神态安然，一边忙他手中的活，一边和顾客闲聊家常。

我们几个顾客看那针尖在布料上唰唰飞过，暗暗心惊，不禁议论起来，这不是一日之功就能这么熟练的吧，慢一点儿，或稍微一分神，那针尖就会跑到手上。老裁缝哈哈笑。他已经完成了手中的活，又是个健谈的人，索性向我们讲起了他年轻时做学徒的事儿。

他说，那时候啊，可没少受罪。年轻，没做过事，笨手笨脚的，和这家伙也不熟悉，它老是给你难堪。针跑到手上，那是常事，不稀罕。有好几次，针就从大拇指指甲穿过，穿透了手指。

我们打断他的话，迫不及待地问：一定很疼吧？

老裁缝诡异地一笑：你们猜？

拔掉、消消毒，简单包一下，收拾收拾，继续干活，也没当回事儿，自己就好了。倒是钉过几回，长进了不少呢，哈哈……老裁缝说起往事，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却让人觉得情意绵绵。他大笑的时候舒朗可爱，眼角鬓发里都藏着深情。对，他口中的“这家伙”就是他的老搭档缝纫机。他不说老搭档，他称它为老伙伴。

我们几个顾客，有的已经拿到了自己要买的东西，也没有急着要走，而是和这健朗的老裁缝快乐地聊着天。他亲切开朗，幽默达观，和他说话，令人内心充满温暖。

直到快吃中午饭了，老裁缝才完成了他上午的活计，我们也该离开了。老裁缝起身相送，刚走出几步又折回缝纫机旁，拍了几下他的老伙伴，对我们说：你们放心，我这老伙计早已对我日久生情，不会再伤害我了。我就是偶尔大意，它也会手下留情，不往我手上跑的。

针下留情。过了很久，我一直记着这四个字。我的外祖母也曾

说过类似的话，她讲的是刀下留情。那刀是菜刀，生活中的必备，每个家庭中的妇人为一家老小做伙食都得仰仗它。

我十几岁时学做饭，切萝卜条儿。手切破了，也没有切出像外祖母和母亲那样又细又规整的萝卜条儿。我十分懊恼，外祖母就安慰我：没事儿，不着急啊，慢慢学。练得多了，那刀就懂得你的手劲儿了，就会配合你。它对你有了感情，就不会切你手了。

其实，这就是我们了然于心的熟能生巧。我们做一件事、使用一个物件，熟悉了，习惯了，做得多了，自然就会了、熟了、巧了、游刃有余了。这“巧”该是情，那“有余”也该是情。这情是我们与物件之间的相处与默契。

万物有情。一根坚硬的针，一把锋利的刀，看似凶险的物件尚且留情，更何况一株芳香的植物、一只可爱的小动物、一颗柔软的人心呢？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人间万象，无情不在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张向阳 美编：陈明丽